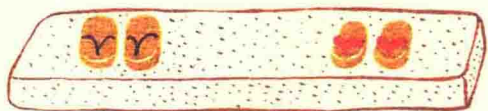


〔日本〕

植村花菜 著

宋卉译

厕所女神



厕所女神

〔日本〕

植村花菜
著

宋卉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厕所女神 / (日)植村花菜著; 宋卉译. —南京:
译林出版社, 2015.5

ISBN 978-7-5447-3743-2

I. ①厕… II. ①植… ②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62212号

TOIRE no KAMISAMA © 2010 by Kana Uemura
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Takarajimasha, Inc.
Simplified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Takarajimasha, Inc.
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., Ltd., China.
Simplified translation rights © 2014 by Yilin Press, Ltd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10-2011-317号

书 名	厕所女神
作 者	[日本]植村花菜
译 者	宋 卉
插图作者	象牙塔
责任编辑	张媛媛
原文出版	宝岛社株式会社 2010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电子邮箱	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yilin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江苏苏中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87毫米×1092毫米 1/32
印 张	6.25
插 页	2
字 数	89千
版 次	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47-3743-2
定 价	32.00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
(电话: 025-83658316)



目录

给厕所女神的信	1
第一章 厕所女神	5
第二章 音乐之声	47
第三章 灰姑娘?	83
第四章 与挚爱的外婆分别	123
第五章 让心中的花盛开	139
第六章 歌曲《厕所女神》的诞生	165
给外婆的信	191



厕所女神敬启：

您好吗？

仔细想来，从第一次在外婆那里听说您到现在，已经十八个年头过去了。

因为想成为像您一样美丽的女性，从小我就总是拼命地打扫厕所。这样的我，如今也变得出色而成熟，已近而立之年了（笑）。

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，我经历了许多许多。

比如，在一个稍微有点与众不同的家庭里哭过、

笑过。

比如，为了歌手这个梦想努力过。

比如，有过几段恋情。

再比如，以为已经实现了梦想，却找不到出路。

正当我想着“大概真的已经不行了吧”的时候，这首献给您的歌拯救了我，对，就是《厕所女神》这首歌。

在这首歌写成之前，我的人生正处于谷底。回首自己这不尽如意的人生，突然浮现在我脑海里的，是关于您的故事。

我是从外婆那里听说您的，于是想起了那些和外婆一起度过的日日夜夜。

想起了当初自己一个人来到东京。

想起了无论怎么努力都看不到结果的那五年。

想起了那时尽管心酸、努力白费、信心受挫、意志消沉，我仍然每天都认认真真地打扫厕所。

而现在，有非常多的人听我唱这首献给您的歌。

我想，在大家心中，一定也都有了他们各自的厕所女神吧。



因为从小就相信您的存在,所以当这次有人问我要不要把关于您的故事写成一本书时,已长大的我决定用这只拙笔,将那个小姑娘的曾经记录成书。尽管我不确定,我是不是真的长成了跟您一样美丽的女性。

女神,今后还请继续守护我和我的家人。

植村花菜



第一章 厕所女神



植村一家子

“外婆，我回来了！”

每天放学后，我总是一边大声叫着，一边随手把书包往地上一放，一路小跑着奔向客厅。

客厅里有一个下沉式被炉^①，而外婆总是坐在那里。

“我跟您说哦，今天麻衣她啊，很危险呢。她在刚抹过的走廊上滑了一跤，结果撞到了头。”

① 日本人家冬天时，一般会在榻榻米上放一张矮方桌，上面有一床棉被，桌下有电动取暖器，称为“被炉”。“下沉式被炉”的桌子下方有下沉空间，腿无需盘起，可以悬垂放进，和坐椅子感觉差不多。——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所加。

“真的?!那可真是危险。你慢慢说给外婆听,先去把手洗了。”

“知道了!我跟您说然后哦,然后……”

“嗯,然后?”

“然后花菜^①就急急忙忙跑去找老师。”

“后来呢?”

“后来因为太着急了,花菜也摔了一大跤!”

“哈哈哈哈……”

“啊哈哈哈哈……”

我和外婆两个人就这样每天为着无聊的小事一起哈哈大笑。那个时候我以为,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。

我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搬去和外婆一起住的。不过,说起来是外婆家,其实就在我自己家隔壁,用的是同一块地皮。从那时候起外婆家就成了我的家,和我同住的家人只有外婆一个人。而妈妈则带着两个姐姐和哥哥住在隔壁,成了我的邻居。

① 日本的小孩子,也包括一些成年女性,在称呼自己的时候,直接用自己的名字而不是“我”。



为什么身为老么的我一个人去外婆家住了呢？说实话原因我也不记得了。根据后来了解的情况，应该是因为外公去世后，外婆变成了孤零零的一个人，很可怜。

“花菜，你和外婆最亲，你就去陪她住吧！”二姐美绪一声令下，便拍板定下了。

你们大家一定在想：“啊？哪能这样就决定了？”但事实是，就这么决定了。我们植村家，就是这么有点怪怪的一家子。

下面就来介绍一下我们植村家的成员吧。

首先介绍的是和我同住的家人，外婆植村和嘉女士。

和嘉女士的头发染成了栗色，干净漂亮地盘在脑后。她总是笑眯眯的，为人和善。我记得平时她会穿毛线外套配裤子，但是遇到出门的正式场合，她会换上浅色的连衣裙配上一条珍珠项链，手上再戴上一枚大大的戒指。

直到外公去世前，外婆一直是总经理夫人。而且，听说外公的公司发展壮大靠的是外婆的商业头脑。在和外婆结婚前，外公经营的“植村热水瓶”公司（好像

是生产热水瓶胆的) 生意并不景气,婚后却生意兴隆了好多。

外婆的兴趣是炒股票,我以前经常没头没脑地跟着她去某某证券公司或者某某银行。二姐美绪告诉我说,外婆曾经对她说过:“等你们再长大一点,我就把这些操作的流程教给你们。关于钱的学问你们要好好学。”

外婆经常和我下五子棋,大概是因为她有个学理科的头脑吧。

其实,外婆之前曾结过一次婚,和植村家外公是再婚。至于我妈妈的生父,也就是我真正的外公的故事,我后面再详述。

现在来介绍的是植村家另外一些成员,他们就是住在我家隔壁的邻居,我的妈妈洋子和长女桃子姐姐(大我九岁)、长子光生哥哥(大我六岁)、次女美绪姐姐(大我四岁),他们共四个人。

在我一岁零三个月的时候,妈妈和爸爸离婚了,我长大的过程中完全没有一丁点儿关于爸爸的记忆。妈妈在她那一代人中个子算高的。虽然由做女儿的

说有点不好意思,但是她肤色白皙,确实是个美人。只不过呢,家里的很多矛盾都因她而起,总之,她是个“厉害”角色。只要有妈妈在的地方,就总归会发生点什么。有这样一个特立独行的妈妈,真的很难说我们四兄妹都“很普通”,我们的生活简直就像在坐过山车一样。

下面再来具体介绍一下植村家的孩子们:

长女桃子用一个字形容就是“酷”,她撇下这个乱哄哄的家不管,一门心思走自己想走的路。

而哥哥光生则总感觉在这个家里住得不是很舒服。因为外公去世后,他就是植村家唯一的男丁了。尽管他有点粗鲁,但其实是个内心温柔的人。

排行老三的美绪和我岁数相差最少,关系也最好。我们一起上学放学,长大后也常一起去唱唱卡拉OK、逛逛街什么的。我和她聊天最多,有事了也最爱和她商量。

对于这个年代的家庭来说,四个孩子算很多了。我周围就只有我们家是这样。

由于家人多,有时候有些事情就很难处理。

比如家里有人建议“要不今天出去吃吧”,可去吃什么却总是决定不下来(顺便说一下,作为老么,我提

出的意见基本没有被同意过)。不过尽管这样,这种乱哄哄的情形对于我来说却是很亲切美好的回忆。

因此,我自己也很想要四个孩子。

这样的植村家面对的最大转折,就是之前提到的外公的去世。

尽管七十岁之后肝脏不太好,体力有点跟不上,但不管怎么说,外公都是公司在任的总经理,总是很有精神的。外公长得很像松平健^①,颇有绅士风度。

有一次,外公去香港出差,结果在那儿得了感冒,后来又转成了肺炎。出发前,外婆曾提醒他:“香港好像挺冷的,还是多穿点儿吧。”可是外公却说,如果冷的话就在那边买点儿衣服,然后,他就轻装上阵了。结果他一回国就身体不适,住进了医院。本以为他很快就能康复出院,可没想到他竟然就这么去世了……

外公病危期间,有一天,我们全家都去看望他,那时他已经没有意识,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。回到家后,我们正在玩着球类的游戏,医院来了电话——“外公死了!!”我扯开嗓子放声大哭起来。

而外公的去世,给植村家带来的并不仅仅是悲伤。

① 松平健(1953—),日本著名时代剧演员兼歌手。



由于外公是总经理，在他去世前，我们一家人在生活上都没有什么不方便之处。从上学来讲，虽然大姐桃子和哥哥光生上的是公立学校，我上的却是私立学校。（不过，因为不能和附近的孩子成为朋友，我其实很不喜欢。）二姐美绪本来上的也是公立学校，但是好像同学都说她傻傻的，适合上私立学校，于是，她就中途转到我所在的这个学校来了。

外公还活着的时候，我们全家经常会一起去植村家定点的法国餐厅。大家都会穿上漂亮的衣服，大人们喝红酒，小孩子们喝葡萄汁。

在我印象中，那里的食物和酒都很美味，虽说这其实并不是我这个年龄能够品味得出的。我最期待的就是去那家餐厅吃威士忌酒心巧克力。因为特别喜欢，我总是一个接一个地吃，还推荐给二姐：“美绪姐，这个很好吃的，尝尝吧？”

“什么？真的吗？谢谢啦。”

开开心心地把巧克力放进嘴里的美绪叫道：“哇！！这个里面有酒哎！”

“哎？可是很好吃啊。有酒吗？”

“就是一股酒味儿！真难吃！”

也不知是遗传了谁的基因，在还不知道酒是什么